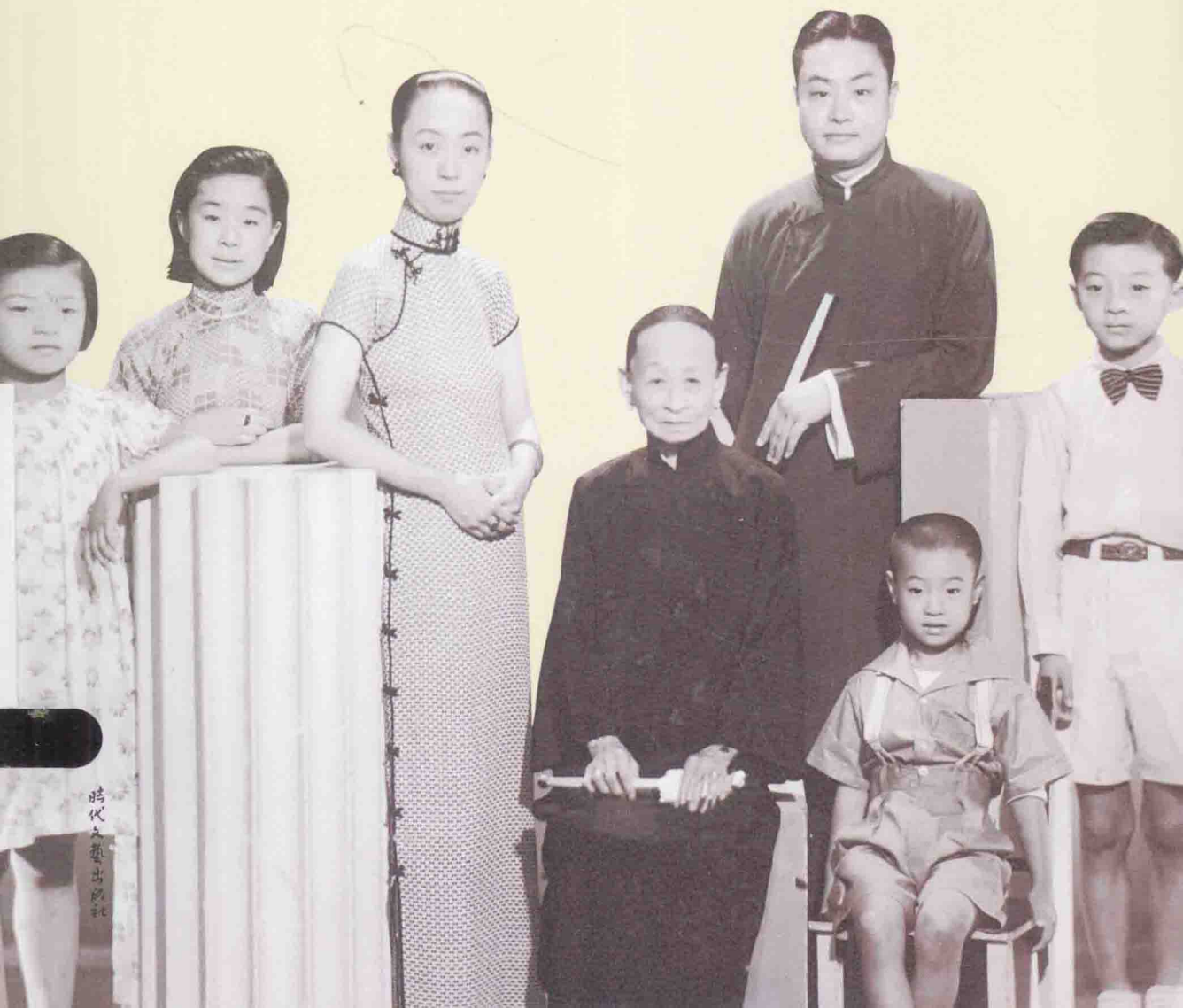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 程砚秋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的创始人

程砚秋，初名程菊侏，后改艳秋，字御霜。京剧大师，程派创始人，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并称为“四大名旦”。其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深邃含蓄，亢坠绵延，于凄楚哀怨、缠绵悱恻中蕴藏刚劲，被公认为“程腔”。其舞台形象典雅娴静，如霜天白菊，别具清俊之美，其表演于眼神、身段、步法、指法、水袖、剑术多有创新，独创一派风格，其人格高洁坦荡，襟怀洒落，郭沫若评价他：一生不迷茫，不自欺，不虚伪，其气质儒雅，温厚宽和，恂恂如书生，世人总结：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其品行方正，浩气凛然。周恩来自1925年介绍贺龙入党后三十年来，只为程砚秋系任入党介绍人，另介绍人恰为贺龙，传为佳话，其代表剧目经典传世，有《锁麟囊》、《荒山泪》、《青霜剑》、《春闺梦》、《打渔杀家》、《文姬归汉》、《秦娥冤》等经久不衰。

程永江/著



程永江／著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的创始人

我的父亲

程砚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程砚秋 / 程永江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87-4588-7

I. ①我… II. ①程… III. ①程砚秋 (1904~1958) — 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786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陈琛
责任编辑 方伟 陈秋旭
装帧设计 孙利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我的父亲程砚秋

程永江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8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53千字 印张 / 17.25

版次 / 2014年8月第2版 印次 /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5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我的父亲程砚秋

My father Cheng Yanqu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的回忆

- 第一节 致海外女儿的一封信 / 2
- 第二节 府右街枣林大院兴平巷6号——我的诞生地 / 4
- 第三节 难忘的什锦花园6号 / 8
- 第四节 老祖母和蝶仙 / 13
- 第五节 祖母和她的儿子们——“告御状”和“骂大街” / 22
- 第六节 我的外公果二爷的家世 / 30
- 第七节 家塾年代 / 46
- 第八节 蛇精的传说和关家祭祖 / 53
- 第九节 老忠仆张顺和老跟包卢奎茂 / 55
- 第十节 逛市场、放风筝、春节放焰火 / 59
- 第十一节 什锦花园的西书房 / 70
- 第十二节 私立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印象 / 72
- 第十三节 记金仲荪爷爷 / 78
- 第十四节 八大处消夏和卢沟桥的炮声 / 95

第二章 西四北报子胡同18号的历史和传奇之一

- 第一节 从什锦花园6号到西四北报子胡同18号 / 104
- 第二节 记广东老李家 / 114
- 第三节 记父亲的道兄——张体道先生 / 122
- 第四节 父亲的诤友陈叔通爷爷 / 123
- 第五节 拳不离手 曲不离口 / 130
- 第六节 从被刺刀戳破的堂鼓说起 / 155
- 第七节 隐居不忘亲人情 / 177
- 第八节 北平沦陷时期父亲的日记 / 188

第三章 西四北报子胡同18号的历史和传奇之二

- 第一节 日本占领军的最后挣扎 / 198
- 第二节 中国的“胜利”变成美国的凯旋 / 199
- 第三节 从“三闭主义”到“三开主义”
——父亲重出江湖 / 201
- 第四节 记父亲的徒弟们和私淑者 / 205
- 第五节 1946—1949年间父亲的第二次隐居 / 220
- 第六节 董四墓村程家花园始末
——记功德中学开办的前前后后 / 221
- 第七节 围城，程宅的第一批新客 / 225

第四章 西四北报子胡同18号的历史和传奇之三

- 第一节 料得喜神将莅至 / 230
- 第二节 父亲和我的永光大哥在布拉格 / 232
- 第三节 父亲与徐悲鸿 / 235
- 第四节 1953年父亲在北京外语学院的一次演出 / 244
- 第五节 1956年与父亲在列宁格勒的一次欢聚 / 245
- 第六节 1957年与父亲在北京的最后一次深谈 / 247

第五章 人寿比花多几日 输他犹有卖花声

- 第一节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 256
- 第二节 记程砚秋夫人——我的母亲果素瑛女士 / 259

附录 《锁麟囊》祭 / 268

第一章 童年的回忆

第一节 致海外女儿的一封信

亲爱的女儿：

刚刚给你发出一函，便收到你12月23日寄来的信，很高兴。特别是距春节尚余7天的时候，收悉你写的长信，尤其让我感到安慰和快乐。你信中有几处错别字，总的来说，信写得很好，看来你的中文没有退步。重要的是，从这封信可以感觉到，我的乖女已经长大成人了。

前函里，我说支持你去美国上大学，是一项“长线投资”，也是父母亲应尽的责任。至于“投资回报率”，我认为应当是你的美好前途和令你生活得幸福。你和哥哥应当比我们这一代人——历尽艰辛，却因为不予个人以自由的制度局限了聪明才智的发挥，迫令我们失去了多次实现个人理想和愿望的良机的一代——更好更强。我们并不奢望你们成为亿万富翁，重要的是，你们年轻一代应当像一个大写的人那样，去生活去创造，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拥有自己幸福的家庭和事业，掌握自立更生的本领和技能，总之一句话，通过你们自己的忘我劳动和社会实践，在克服各种困难和诱惑之后，真正发现和找到你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这便是爸爸妈妈心目中的“投资回报率”。

对你三年来的成长，我们感到满意和高兴。我们常感到寂寞孤独，常常回忆和怀念我们一家在香港团聚一堂时的欢乐。事实上咱们一家分处三地，为了儿女们的发展前途，这是必须忍受的别离。但舐犊情深啊，天下父母心！等你们有了孩子时，自会体验到我们因长久别离引起的痛楚和烦恼。现在则必须面对现实，亲情和理性，后者会占上风的！金钱，在这讲实际的现实社会里固然重要，最起码得搏三餐无忧吧，但更珍贵的是亲情的爱，是相互了解的友谊，是互相的牵挂和关怀，它比金钱更重要的多得多，盖因这是无价的，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



▲程永江先生

你说在国外生活得越久，越感到程家这两个字离你越远，所以我寄给你的随笔记述的有关程氏家庭的回忆文字，读起来觉得很有趣很有价值。我也正是想让你了解祖先一辈和祖父母一辈包括我们这一辈是从怎样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奋斗过来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中定有些与你们处世为人、修身治家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供殷鉴，从而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又将向哪儿去，并让你们的子孙记住这些，否则不成了“数典忘祖”的人了吗！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才忙里偷闲地不断写下去，叫外人看来，我可能是个疯子，费如此气力写这些换不来钱的劳什子，岂不是神经有些不正常。殊不知这家史乃一族一家之本，没有了它，就像大树植于浮沙，是失却了根基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朽木，是在时

代浪潮中失去重锚的小船，将不知会被风浪吹向何方！当前许多人对此并不以为然。

你说会很小心地保存这些文稿，也希望有朝一日将其出版，让更多的人知道程家的家史，对你这种想法，我感到安慰。知音难觅，我会勉力将这家史写完，并设法将它作为“非卖品”出版，以传诸后世的。

顺颂

春节快乐

老爸永江书于 1992年春节前夕

第二节 府右街枣林大院兴平巷6号 ——我的诞生地

先父母28岁时，也就是距今77年前的1932年旧历八月十七，我出生于北京西城府右街西侧的枣林大院兴平巷的一所大宅子里。

这个大院东口与中南海西门恰恰斜对着，兴平巷坐落于胡同的西北部。母亲怀着我的时候，父亲正远赴欧洲，终日奔波于法、德、意大利和瑞士诸国之间，刻意从事音乐戏剧的考察。那时，父亲已是驰名国内剧坛的“四大名旦”之一，还担任南京戏曲音乐院的副院长职务，他的欧洲之旅完全是自费游学的性质，并没有率领剧团去演出。父亲于参观之余，萌生强烈的进修学习愿望，一度想进入德国柏林皇家音乐院深造，亦有意接受乌发电影公司的礼聘去做电影演员，因为他对欧洲电影厂拍摄中国题材的影片肆意地丑化国人形象非常不满，很想亲自去饰演一番以校正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父亲这一正当合理的要求和高瞻远瞩的计划由于遭



▲ 1932年访欧时的程砚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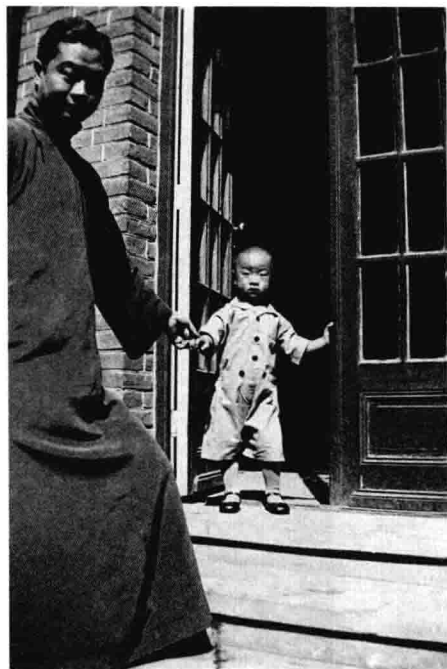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程砚秋

My father Cheng Yanqiu

第一章

到国内朋友们的极力反对，不得不忍痛放弃了。记得后来母亲告诉我，陈叔通先生知道此事后，连忙写信对父亲说：“你若执意做大学的研究生，那么国内程剧团一百多号人的生活怎么办？他们全靠你这个角儿吃饭呢，万万不可胡思乱想。还是赶快回国吧。”我想假如父亲真的实现他求学深造的初衷，恐怕他对中国戏剧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贡献会更大更多，而我们一家的命运也许又会是另一种面貌了。

父亲是在巴黎接到我出世的电报，当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国难当头，三子永江出世，望其学云长之重忠义和手足之情……”——这是四十多年之后，在我整理先父遗墨时才读到的——而在我呱呱坠地之时，是既不知国难也不晓得关云长，只本能地感到眼前簇拥着一群陌生面孔，他们交头接耳说笑吵嚷着什么，大概是对襁褓中的我评头论足吧。这突然间闯入来的声响破坏了我久已习惯了的宁静，令我烦躁不安，于是便以“哇”的一声大哭下了逐客令。



据说我的出生地是京畿著名的四大凶宅之一。这儿原属皇宫内苑，建有一座兔儿山，太湖石群山叠翠，亭台楼阁参差林立，曾是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的皇家园林，是皇帝每年“九九”登高饮菊花酒的去处，以后逐渐荒芜，变成明代太监总管魏奸忠贤和他的姘头客氏（皇帝的奶母）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罪恶渊薮。他们在这里把不听话的宫女随意刑罚处死，尸骨便信手扔到假山的山洞中，真个是白骨累累，冤魂处处。到清代，兔儿山愈加荒废。解放前，这里逐渐成为民宅区，记得当时房屋还相当齐整讲究，



我的父亲程砚秋

My father Cheng Yankang

第一章

只是在西皇城根脚下堆积着山岭一样的垃圾堆，从没有人清理。今天，这里的成千上万吨垃圾早已清除干净，修建了柏油马路，种植了许多洋槐树，已大大改观了，“兔儿山”也改名为“图样山”胡同。

父亲在1931年离国前，对老朋友金仲荪先生说，现高碑胡同6号的住处太过局促，特嘱托金先生代觅一处更大的宅院，于是便选取了枣林大院兴平巷6号这所三进大四合院。可能是这儿离金先生的寓所西单二龙路较便于照顾的缘故罢。我家迁入新宅不久，母亲的三舅余叔岩先生知悉此事，便对母亲说，仲荪先生真糊涂，怎么找了这所宅院，那是北平四九城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呀，赶快搬家！事实也确是如此，这所大宅子是建在明代兔儿山遗址之上，也就是说建筑在五百年前含冤而死的数百名宫女的乱葬岗子之上的，用迷信的说法，是至今冤魂不散的地方，不闹鬼才真的

◀ 1932年。程砚秋在法国公园留影。（左页左图）

◀ 1934年。程砚秋与儿子永江。（左页右图）

▼ 1933年。程砚秋自欧洲返回北平时全家合影。祖母托氏太夫人怀抱的婴儿即本书作者程永江先生



是怪事呢。所以我的降生地，还真是一所地道的“鬼宅”！以后母亲曾不止一次绘形绘声地讲到她亲眼看到一个身穿白衫的披发女鬼于夜深人静时悄然坐在她床头的故事，幸亏她不断默念往生咒才免于遭难，但是我的一个姐姐（排行第五）却害猩红热病死在这所大宅子里了。这类恐怖的故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都不构成威胁，襁褓中的婴儿只知吃喝闷睡，管它什么鬼怪神灵呢，待我长睡醒来睁开双目有了记忆的时候，我家已经从兴平巷迁到了东四牌楼什锦花园6号了。

第三节 难忘的什锦花园6号

东四牌楼北大街路西什锦花园胡同6号的住宅，是一所横跨马大人胡同和魏家胡同带有很大后花园的大宅邸，后被什锦花园胡同从中间一分为二，其外貌酷似一座巨大府门头，廊厅馆舍雕梁画栋，汉白玉石料的房基台阶和银花石子甬路……在我童年印象中，它的一切都显得特别瑰丽奇伟。

实际上，我家只租用了后花园及宅邸的最后一进院落。宅子的主要部分由京师名门望族旗人关老先生一家自用。老先生交游甚广且喜爱京剧，与我父亲当然很熟稔，现在全国政协社会知名人士端梧女士，即是老人家的后人。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载，这所大宅院最早是明朝成国公朱能所建，本名“适景园”，清一代讹传为“十景园”，后渐荒芜，清末改名“什锦花园”。其坐北朝南的大门开在今马大人胡同，处于东侧坎位。进入大门道，迎面立有高大的一字影壁，拐向西侧第一进院落，建有坐南面北的“倒座房”五间，四周有走廊相通，游廊均为带坐凳栏杆式，院子北面建两道正门，门前左右各置上马石。正门有过厅五间，左右各带耳房



我的父亲程砚秋

My father Cheng Yankou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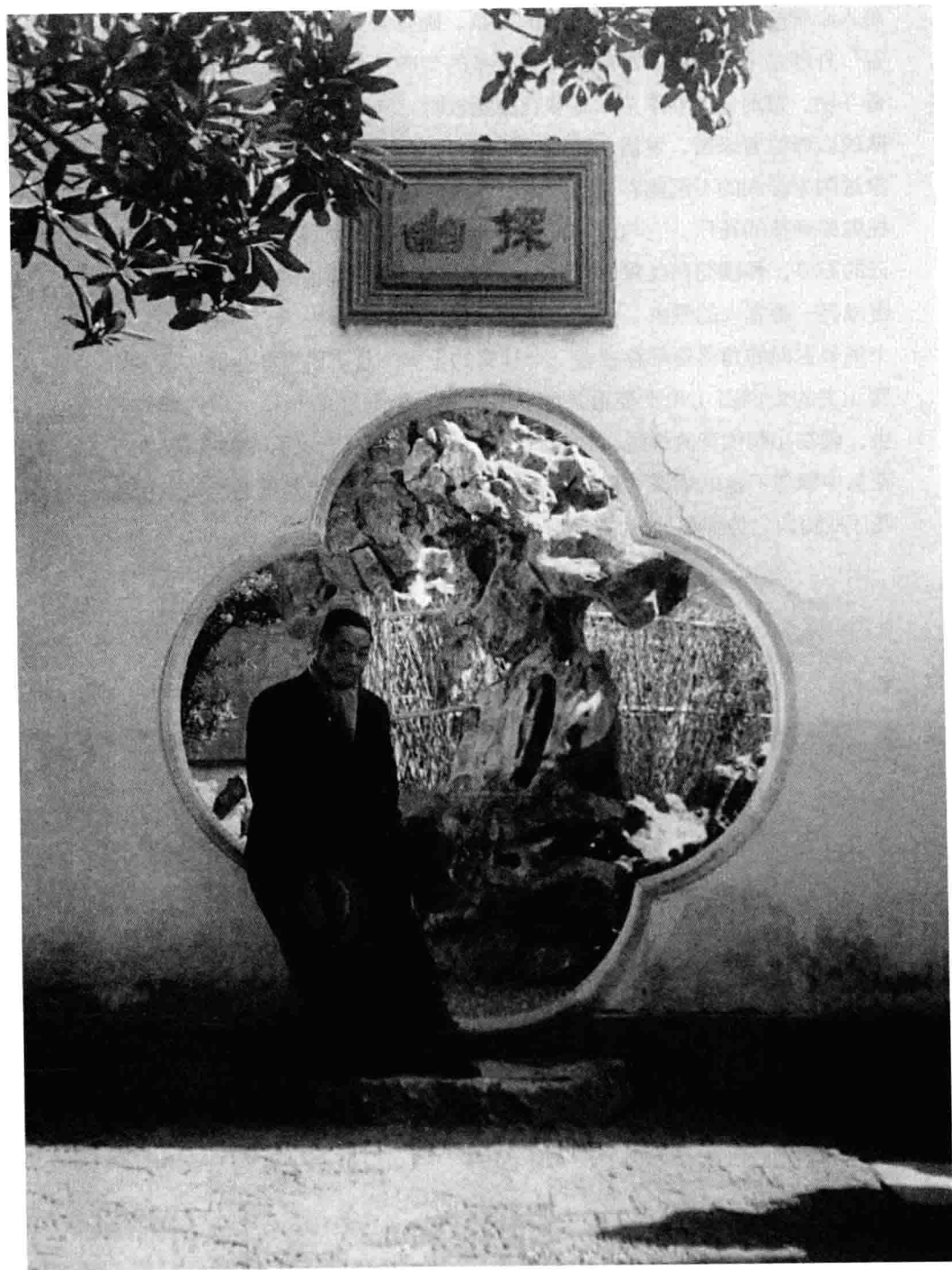
两间，门窗皆有铜饰，第二进院落是上房院，北正房五间，前筑廊后出抱厦，左耳房二间，右耳房一间。正房室内保留有碧纱橱及螺钿雕刻凤凰牡丹纹饰的落地罩，极为精美华丽。上房院东西厢房各三间，均带走廊。正房东侧有夹道通向后面第三进院落，也是前带走廊的五间大北房和东西厢房的格局，正房西面一列花墙，开有月亮门，由此通向后花园，正房东侧沿廊拐向东北跨院，便是宅邸的第四进院落了，现已用木板墙隔开封死，这分隔开的最后一座院落和相连的后花园，便是我家曾租住的地方。我家在这里住了将近五年（1934—1938）时间。也正是在这儿，开始了我的童



▲ 程砚秋在什锦花园

蒙时期教育，故记忆特别鲜明。记得当时的上房院由关先生一家居住，他们很少到第三进院落里来，只是每逢春节和清明节时，全家才来此举行祭祖仪式，显然这第三进院落为旗人家的祠堂了。我家日常出入的是这所大宅邸的后门。后门坐东面西，有着两扇厚实的黑漆大木门、长长的门道和一个小影壁院。门前是一片颇为宽敞的空地，由此迤逦向西接近南剪子巷胡同处筑有一道木制大栅栏门。出门向南拐，再前行数米，则是西扬威胡同东口。北洋直系军阀头领吴佩孚将军的府邸就坐落于西扬威胡同南边的刚察胡同东口路北，高台阶大门道对着青砖刻花长大的影壁，红漆大门两侧总鹄立着几名腰缠子弹带肩挎盒子炮凶神恶煞般的兵大爷，行人都躲着这大帅府绕道走，避之则吉。什锦花园确实是一座非常出色的城内园林，进了权充作我家正门的开在花园西北部的后门，穿越过一个小影壁院，遂向右方拐去，眼前已是一座长方形院落，碎卵石拼花的甬路两旁摆饰着一列盆栽石榴树，紧靠大门道西侧一溜四五间平房，分别由父亲的老管家张顺先生和厨师、花匠及其他工友居住。院落紧南端的一个开在明窗花墙正中的大月亮门，门两厢拱壁上嵌有镌石勒铭的对联：碧野云深入匿处，不羨诸圣与神仙。门楣横披书刻“探幽”二字，均是雄浑有力的大篆。月亮门内浓荫蔽地花草如茵，馨香飘逸寒气飒飒，自是别有洞天。

步入月亮门，迎面叠起千姿百态的太湖石假山和诸般石笋，宛若一道斜曲着的巨石屏风，把花园后部隔出了一座长长的不甚对称的院落。镶花石子甬路自门首分别向左侧高台阶上的回廊过道门和右边的庭院伸展开去，繁茂多姿的玉簪花丛为石子甬路镶上白绿色相间的花边，行走其间颇有步云探幽之感。后园西北部沿墙搭有一座高大的藤萝架，百年紫藤盘根错节蜿蜒升腾，生长得郁郁葱葱，把长长的阴影投射在地面，院内四周植有多株高可擎天的古槐、古榆，使整座庭院几乎全部笼罩在清凉的树荫里，把紧傍着藤萝架的三间家塾的书房遮蔽在浓浓的林荫暗影之中。从这儿有两条甬路通往书房对面的太湖石假山叠垒成的两座石洞，便如置身于怪石嶙峋幽暗奇诡的洞府之中。此处真个是丘壑纵横石笋林立，繁茂的松柏、槐、桧林木和丛生的灌木交织成一顶密不透光的宝顶华盖，漫山处处滋生着藓苔和蘑菇，布满了“爬山虎”那永无止境攀爬的藤蔓，凑成一种



我的父亲程砚秋

My father Cheng Yanqiu

第一章

沁人心脾的清凉湿润和阴森肃穆的气氛，确有些“探幽”的味道。而“山谷”外却是阳光和煦、群蝶飞舞，众多的芍药花丛隐现于林间路畔竞相争奇斗艳。特别是仲春季节，藤萝花穗竞放时，阵阵花香飘满后园，成群结队的蜜蜂忙着采蜜，发出一片嗡嗡的鸣声，令满庭院充溢着盎然的生机。穿过阴凉湿润的石洞幽谷，眼前豁然开朗，花园正中央屹立着一座四梁八柱雕梁画栋的花厅。它与四周堆叠的高低不一的太湖石及各色各样斑斓如云的石笋、种满芍药牡丹的花畦和林木扶疏、绿茵铺地的氛围相互辉映，自成另一番宜人的景象，愈显出这座古老园林的宁静安怡，似乎在它的每个斑驳古旧的角落里都存在着一个神奇的世界。且不说那些生满苔藓遍布爬山虎的太湖石山和千姿百态的石笋，还有匿居在墙角草丛中的蟋蟀鸣虫、藏在山荫树背的蝉蜕、到处张开巨大丝网窥伺猎物的大蜘蛛以及在百花丛中飘忽不定的蝴蝶和蜻蜓……其中最令人神往的当是那座与宽敞精致花厅成犄角之势隐藏于花园东南假山背后的蝶仙庙了。

► 12岁时的程砚秋（右页上图）

► 程砚秋与荣蝶仙（左立者）和高庆奎（中坐者）（右页下图）

▼ 1936年，程砚秋夫妇和李锡之在什锦花园家中招待美籍华人电影演员黄柳霜。

